

今年适逢林海音女士百年冥诞,对我来说,“林先生”——这是文坛对她的尊称,不但是我尊敬的台湾文学发展奠基者之一,也是最早推进儿童文学发展工程的保姆。

林先生曾在1964年担任台湾教育厅儿童读物编辑小组第一任文学读物主编,那年,我十五岁,别说没读过任何一篇她为儿童写的作品,对“儿童文学”这四个“学术名词”,也全然陌生!

然而人生的机遇十分奇妙,我和林先生师出同门,都是老报人成舍我先生在北京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至迁台时期的前后期学生,都经历过记者和编辑生涯,林先生不但是我的学长,她在联合报副刊任主编前后十年,我则在联合报系工作长达36年,其中也曾担任过联合报副刊编辑——可以说是后期的同事。因缘巧合,我有幸结识了林海音,年轻时即熟读过其代表作

《城南旧事》,之后更经过多次面访,写下有关整个夏家成员的报告文学。同时和她的二女儿夏祖丽结为好友,更转换工作跑道成为一名儿童文学编辑,才知道这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前辈,竟然与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有这么密切的渊源!更幸运的是,林先生晚年最后一本遗作《奶奶的傻瓜相机》,也是经我主编,列入民生报中学生书丛丛书。

严格说起来,我对林先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是在联合报系民生报担任儿童版主编开始的,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参加了儿童文学学会的理监事会,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会议结束,林先生和潘人木轮流掏腰包请

## 还没讲故事呢

张贵勇

赶上哲哲妈出差,哲哲有了跟我睡的借口:“你一个人睡多孤单啊,难道不喜欢有人陪吗?”于是晚上九点多拿着几本书,听我读完故事书后便安然入睡了。而后的几天,接送他上下学、游泳、辅导作业、讲故事,我俩几乎形影不离。

一天,实在憋得不行,和同事约好打球。抢10的比赛,因为回家心切,在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屡屡失误,拖到很久。晚上快十点才到家。

本以为哲哲已经睡着。一进家门,发现他正坐在床上翻书呢。问他:“你为什么还不睡啊?”哲哲说:“你还没给我讲故事呢!”“哦!”于是我赶紧找书讲故事,讲完两本图画书后,看着他眼皮沉下去,慢慢进入梦乡。

阅读,是我俩的约定,只要孩子没喊停,就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也是爱的延续。



大伙儿吃午餐,我们这些小辈总是以仰慕的心情挨在她身边,听她说着一口清脆悦耳的地道北京话,幽默又爽朗的谈吐,常常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当然,林先生的“纯文学出版社”如若出了新书,照例是捧着来,立时在欢呼中被瓜分完毕!

也许更因为我和二女儿夏祖丽是好友,林先生对我特别亲切,记得当年夏家住在台北市逸仙路,距离联合报办公大楼步行不用十分钟,林先生和文友聚会的时候,常会打一通电话召我来聚聚。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认识了许多文坛名家:潘琦君、潘人木、罗兰、林文月、罗青等等,有一次邀请自美返台夏志清教授同桌吃饭,还亲眼见年过七十的林海音先生夏承楹,笑不可遏地把拖鞋都踢掉了……女主人不仅营造了欢乐气氛,热爱文学,鼓励后进,栽培新人的名声更是早已远播!常年文人雅士川流不息,谈文论艺迭有新见,难怪乎林海音家的客厅,有台湾半个文坛的美誉。更难得的是,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是“握笔的人”:从先生夏承楹,长子夏祖焯、二女儿夏祖丽、大女婿庄因、二女婿张至璋都在文坛拥有一片天。

无论老中青三代文坛都极喜欢这种家族式的团聚氛围,一些小文青,总是跟前跟后,眼睛巴巴地眨着。包括我在内,更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文学家家族里的成员!

林海音除了推广文学事业,在文学创作上也大有所成,不过,她在儿童文学的耕耘上,一般人相对陌生得多。儿童文学是最纯净的一种文学载体——对象主要是儿童,如果没有一份想为孩子写作的决心和灵性,是绝对写不出感动孩子并受到欢迎的作品。儿童文学作家为孩子写作,因为与孩子的互动,作家的心灵就会达到一种纯真的境界,作家往往也会得自孩子的引领,找回自己的童心。

林海音的文学成就并非单一项目,1965年出版第一本儿童读物《金桥》,其后创作、翻译的作品有一定数量,其中代表作《城南旧事》更是老少咸宜。《城南旧事》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十三岁失去父亲的英子,就是她笔下童年的自己。以“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为例,当读到骆驼上下牙交错磨来磨去的时候,英子的牙齿也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当读到新制的棉裤筒可以直立的站着,读者一定会多会忍不住地笑;当读到“兰姨娘”时,更不禁会为一个孩子天生的敏感与成熟感到惊奇!作者“借力使力”的写作技巧,用了儿童视角看成人世界,使作品跨进了成人文学的领域,这一来一去穿梭,我们不敢再小觑,尽管是孩子,也有一个孩子的心思,这是非常细微高明的儿童心理描绘。

赶上哲哲妈出差,哲哲有了跟我睡的借口:“你一个人睡多孤单啊,难道不喜欢有人陪吗?”于是晚上九点多拿着几本书,听我读完故事书后便安然入睡了。而后的几天,接送他上下学、游泳、辅导作业、讲故事,我俩几乎形影不离。

一天,实在憋得不行,和同事约好打球。抢10的比赛,因为回家心切,在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屡屡失误,拖到很久。晚上快十点才到家。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成立于1986年。三十多年来,我先后担任过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与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推动上海的世界史科研和教学,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记忆。

首先要讲讲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我的老师陈崇武教授。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硕士研究生,我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攻读世界史,导师就是陈崇武先生。当时,他与王养冲、艾周昌等几位老师精心指导我们几个研究生,并担负着繁杂的行政工作。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百忙中还刻苦钻研业务和攻读外语。为了去法国访学,他日夜苦读法文口语,最终攻克了日常会话关。那些年,他推出了一系列著述,成为法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专著《罗伯斯庇尔评传》等还多次获得社科优秀成果奖。他一直担任世界史学会会长到2004年,才由我接任。

还有学会前副会长,已故复旦大学金重远教授。金老师不但精通法国史、苏俄史,还研究二战史、拉美史、波兰史、德国史、西班牙史、土耳其问题等等。他精通俄、英、法等国语言,还能使用德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等。留苏期间,他用使馆发的零用钱到旧书店里买各种语言的旧书。俄文版的列宁著作、德文版的马恩原著、法文版的雨果、大仲马小说,都是一本本“淘”来再“啃”。

还想谈谈世界史学会的一位“奇人”——副会长沈志华教授。他本是科班出身,毕业于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但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了海。在赚了一大笔钱后,他回归了学术研究。苏联解体后,他立即赶往莫斯科,买下了

年前,与几位老友老同事在沪上一家酒店相聚。多年不见,大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之感。以前在艺术教研室一直被我们唤作老克勒的郑伯萍老师,现在已是沪上著名画家。他依旧像以往那样率性,爱作总结性发言。他说,各位精神状态都不错,闲适从容,逍遥自在,一转眼我们都老了,该放下的都已放下。

言罢,他转身对着我说,就是张焯至今还没放下。闻此言,我略觉不快,好像在座各位都已得道成仙,唯独我。老克勒,你说我没放下,有何依据?年龄都一大把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伯萍老师显然察觉到我的不快,柔声道,你呀,至今仍然沉溺在对母亲的怀念之中,出不来,你在报纸上写你母亲,那么多走心的文字啊!对你身心健康不利,想必你母亲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这样的。

这时,吴欢章老师、穆益林老师、谷鸿兄

他的画,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即使我当年还小,不懂得欣赏;即使他甘冒大忌,于成名之后换一个名字——他叫卢延光,又叫卢禹光,但他不署名都没关系,那画一看就是他的,无须署名。

我小的时候,他也只三十多岁。他的线条,刚柔并济,人物造型高古典丽。但有些东西,是我小时候不太喜欢的,比如布局于他画面中的一些装饰性图案。我的小心思,理解有限,不希望反映故事的画面中插入驳杂,我把它们视作干扰。他得等着我,等我长大,他依然在那里,而我豁然洞见,哑然惊艳。

早年的图画都散失了,我买回了一本《长生殿》。翻开第一页就可见,卢延光有多出众。“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励精图治,史称‘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他以为天下太平了,便纵情声色,日见昏庸。加上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祸乱已萌于无形。”三句话,一幅图,卢延光把一幅分解为三幅:中间的大块,是唐玄宗在歌舞升平的场面;其上的窄横幅,是装饰画风格的兵骑图;其下的窄横幅,是孤苦无告的乡民在匍匐拜日,祈求上苍,有民间舞蹈的效果。而“她跪在丹墀,莺声燕语;李隆基心花怒放,如醉如痴”,卢延光画成了两扇屏风,拼在一起:他在左上方,盘坐在圈椅中俯身;她在右下方拜伏,取一个婉转的姿势;余下的右上左下两块,他分别画了一枚圆形图章来补白:一龙,一凤。小小连环图,怎堪得如此考究、典雅!当年的卢延光若是志在连环图,那么他毫无疑问是此中翘楚;若他另有大志,那么我联想到海涅的话:“一个天才的笔往往超过他暂时的目标以外。”

洪升的《长生殿》,“情感激烈,想象丰富,情节动人,词采绮丽”,他的笔配得上那唐代的皇宫里,聚敛了一切最高华的物象来表达的,又不乏真情的爱情:李白的诗、李龟年的曲、仙宫一样的亭台楼阁、快马加鞭从海南运到长安的荔枝。再用一枝什么样的笔来把它绘成画?不能是凡品,云想衣裳花想容,画家明白,具体的美,再美也是有限的,因为突不破你感官的感受程度;唯有将它抽象化它才能升华,升至与你的想象齐平的高度。



丹峰鸣泉图 (中国画) 沈舜安

## 放下

张焯

都一致赞同伯萍老师所言。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朋友所劝都为我好。我欣然道,谢谢大家好意,从现在起我就放下喽。

与此同时我暗自思忖:一个人的智慧、佛心是需要开启的,但,即便有人真的开启了,生活得很智慧,这种生活还会有活泼盎然的生机?弘一法师临终前写下悲喜交集四个字,在我看来便是明证。这好像一般人认为的佛教,所谓的无悲无喜,空空如也。这是一位真正艺术家的佛心,不虚假,真实坦诚。就拿我怀念已故母亲的事儿来说吧,自己在悲伤中也掺杂着甜蜜,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祝新年快乐!集体举杯。我猛一抬头,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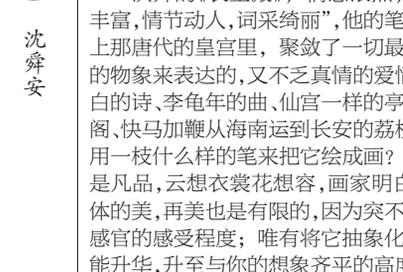
见墙上了一幅篱笆蔷薇油画。不知怎的,耳畔瞬间回响起母亲的歌声,“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暖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记忆中这支沪上老歌是母亲的最爱,即便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对其他的歌已失忆,唯独这首歌她还能唱,当她唱到“挡不住的春风吹暖胸怀”时,衰老的脸庞分外生动,眼眶似有泪花溢出。那时我真的觉得她唱得比任何歌星都好,因为这歌声来自母亲的灵魂。我甚至能走进歌声深处,被一种灼热包围。我会油然联想起母亲青春时代的热恋;母亲也会回想起与我父亲那段铭心的初恋。

我的母亲,不,每个人,要是永远定格在蓬蓬勃勃激情四射的蔷薇时光该有多好。看着画,想着母亲,我一时失神,红葡萄酒从杯中晃了出来。善于察言观色的伯萍老师轻轻地拍拍我肩膀,开心点,开心点,瞧你,只要一提起你母亲,你的眼圈就红了,你啊,还是没放下。

我一幅幅地看卢延光,看他如何在方寸之地安排格局,表现抽象,体现高段。他曾经一度,受成语“画龙点睛”的启发,尝试画人物不画眼珠,将它虚掉。眼珠,阿睹物也,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具象的,合乎空间逻辑的,为了这个空间逻辑,有关联的事物就得分离,你得先看此,再看彼,然后在头脑中把它们联系起来。但卢延光把它们合成,把有关联的事物摆成一个最美丽的组合。看这幅:“安禄山十分骁勇,一箭又射中了一只野鹿。众将士齐声呐喊,山鸣谷应。”安禄山,骑白马,马未必真是白马,只是不着色,纯粹线描而已,他张弓的姿势犹在,而箭已射出,他的斗篷飞扬于后。在他这一骑的下方,是一只中箭的鹿,仰身欲倒,鹿是黑色,世上当然没有黑色的鹿,这黑与白的对比,只是为了凸显空间关系,二者交叠形成的综合印象。画的下沿,是排列成一队的将士,手拉手,向上举起,组成一道花边,是这幅画的裙摆。多么高妙啊——你的眼睛看到的是物质的真相,他画出来的是美的真相。

这个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内心美到何种程度。他画的杨玉环,娇怯不胜地靠在他造出来的牡丹花丛上。牡丹有那么高吗?牡丹靠得住吗?虚虚实实,他让画面成立。神仙妃子似的丽人高高在上,底下,比例小得多的唐玄宗坐着步辇,宫女们抬着他上朝。见了她,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长生殿》,洪升原著,卢延光绘,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



因此荣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解放后至“文革”前参加工作的学者,现在也都是八十岁左右,除陈崇武、金重远两位外,还有二战史专家李巨廉教授,苏联史专家叶书宗教授、非洲史专家艾周昌教授、国际关系史专家王斯德教授、史学理论专家张广智教授等。近几年,学会先后授予他们“终生学术成就奖”。目前,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学会的顶梁柱,2015年学会又开始举办历史教学论坛,将中学历史教学纳入世界史学会的研究范畴,使世界史教研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世界史被提升为一级学科,进一步提振了学会的研究热情与士气,为世界史教研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提供了有利条件。

社联就是我的家,请看明日本栏。

见墙上了一幅篱笆蔷薇油画。不知怎的,耳畔瞬间回响起母亲的歌声,“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暖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记忆中这支沪上老歌是母亲的最爱,即便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对其他的歌已失忆,唯独这首歌她还能唱,当她唱到“挡不住的春风吹暖胸怀”时,衰老的脸庞分外生动,眼眶似有泪花溢出。那时我真的觉得她唱得比任何歌星都好,因为这歌声来自母亲的灵魂。我甚至能走进歌声深处,被一种灼热包围。我会油然联想起母亲青春时代的热恋;母亲也会回想起与我父亲那段铭心的初恋。

我的母亲,不,每个人,要是永远定格在蓬蓬勃勃激情四射的蔷薇时光该有多好。看着画,想着母亲,我一时失神,红葡萄酒从杯中晃了出来。善于察言观色的伯萍老师轻轻地拍拍我肩膀,开心点,开心点,瞧你,只要一提起你母亲,你的眼圈就红了,你啊,还是没放下。

我一幅幅地看卢延光,看他如何在方寸之地安排格局,表现抽象,体现高段。他曾经一度,受成语“画龙点睛”的启发,尝试画人物不画眼珠,将它虚掉。眼珠,阿睹物也,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具象的,合乎空间逻辑的,为了这个空间逻辑,有关联的事物就得分离,你得先看此,再看彼,然后在头脑中把它们联系起来。但卢延光把它们合成,把有关联的事物摆成一个最美丽的组合。看这幅:“安禄山十分骁勇,一箭又射中了一只野鹿。众将士齐声呐喊,山鸣谷应。”安禄山,骑白马,马未必真是白马,只是不着色,纯粹线描而已,他张弓的姿势犹在,而箭已射出,他的斗篷飞扬于后。在他这一骑的下方,是一只中箭的鹿,仰身欲倒,鹿是黑色,世上当然没有黑色的鹿,这黑与白的对比,只是为了凸显空间关系,二者交叠形成的综合印象。画的下沿,是排列成一队的将士,手拉手,向上举起,组成一道花边,是这幅画的裙摆。多么高妙啊——你的眼睛看到的是物质的真相,他画出来的是美的真相。

这个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内心美到何种程度。他画的杨玉环,娇怯不胜地靠在他造出来的牡丹花丛上。牡丹有那么高吗?牡丹靠得住吗?虚虚实实,他让画面成立。神仙妃子似的丽人高高在上,底下,比例小得多的唐玄宗坐着步辇,宫女们抬着他上朝。见了她,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长生殿》,洪升原著,卢延光绘,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



因此荣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解放后至“文革”前参加工作的学者,现在也都是八十岁左右,除陈崇武、金重远两位外,还有二战史专家李巨廉教授,苏联史专家叶书宗教授、非洲史专家艾周昌教授、国际关系史专家王斯德教授、史学理论专家张广智教授等。近几年,学会先后授予他们“终生学术成就奖”。目前,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学会的顶梁柱,2015年学会又开始举办历史教学论坛,将中学历史教学纳入世界史学会的研究范畴,使世界史教研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世界史被提升为一级学科,进一步提振了学会的研究热情与士气,为世界史教研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提供了有利条件。

社联就是我的家,请看明日本栏。

## 十日谈

“学会”之歌 责编:刘芳